

古典文学研究丛书

修订版

曹雪芹江南家世
丛考

吴新雷 黄进德 著

Wuxinlei & Huangjinde

启功题

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古典文学研究丛书

修订版

曹雪芹江南家世
丛考

吴新雷 黄进德 著

Wuxinlei & Huangjinde

台功題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/吴新雷,黄进德著.—2版.—哈尔滨: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2008.11
(古典文学研究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16-3724-0

I. 曹… II. ①吴…②黄… III. 曹雪芹—家谱—考证
IV. K8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9179 号

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(修订版)

CAOXUEQIN JIANGNAN JIASHI CONGKAO

著 作 人 / 吴新雷 黄进德

责任编辑 / 宋舒白 宋怡霏

封面设计 / 益格堂工作室

责任校对 / 徐 岩

出 版 /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)

电话(0451)82533097 邮编 150001

印 刷 /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发 行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印 张 / 21.25

字 数 / 330 千

版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6-3724-0/I·129

定 价 / 39.00 元



作者吴新雷(左),黄进德 2000年5月16日摄于南京。



黄进德(左),吴新雷 1986年6月参加哈尔滨
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时摄于松花江畔

缜密考证 精微析论

——读《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》

冯其庸

吴新雷、黄进德两位同志合著的《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》就快出版了，他们来信要我为此书写一篇序。我与他们两位是几十年的研《红》老友了，他们的著作和文章，我差不多都读过，尤其是研《红》的文章，更是如此。所以要我写点意见，这自然是无可推辞。

《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》这自然是考证曹雪芹的江南家世的，初听起来，似乎只是曹雪芹家世的一部分，事实上也确是“一部分”，而不是全部。然而，曹家自康熙二年（1663）首任江宁织造起，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江南总督范时绎“查封曹颀家产”，到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新任织造隋赫德接任，由“新任织造官员隋赫德到彼之后办理”，即办理对曹颀的抄家，在隋赫德到任以前，范时绎只是“固封看守”。所以抄家的报告，即《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颀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》，由隋赫德到任以后才具奏。此处除详列曹颀家产外，特别提到“曹颀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……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”，“曹颀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，今其家不久回京”。前面已经指出，隋赫德是雍正六年二月初二到任的，他在此奏折里也特别交代清楚：“于未到之先，总督范时绎已将曹颀家管事数人拿去，来（夹？）讯监禁，所有房屋什物，一并查清，造册封固。及奴才到后，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……”云云，这件奏折只具雍正朝，而未署年月，但隋赫德是雍正六年二月初二到任的，那么此折自当于隋赫德到任“细查”以后

才能奏报,其时间当在二月初二以后数日内。为什么要弄清这一点,就是为了要弄清楚曹颀全家是何时回京的(应该特别注意其中包括曹雪芹在内)?按照上面的排比推算,曹家最后结束其江南的家世,应是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以后一段时间内,既不可能在雍正五年底隋赫德未到任以前就回京,也不可能在雍正六年隋赫德到任以后久留不走。所以曹家回京,总在雍正六年二月内或三月初。即公元1728年3月前后。由此可以算出,曹家在江南的时间自康熙二年(1663)起一直到雍正六年(1728)止,首尾共66年。其中虽然有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曹寅回京到内务府供职。但这只是不在江南当官,其家产仍在江宁,有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后康熙谕旨“曹寅在彼处居住年久,并已建置房产,现在亦难迁移”为证。所以由此可见,如核算曹家在江南的任职时间,则应扣除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这5年的时间,如算曹家在江南居住的时间,则此5年不应扣除,所以曹家首尾在江南的时间应为66年(虚数)。这66年,也就是曹家从发迹到败落的全过程。这也就是说,曹雪芹的江南家世,实际上占了曹家家世的最主要的部分,弄清楚了曹家在江南的这66年的情况,那么也就是弄清楚了曹家家世的最主要最关键的部分。所以,这部书初听起来好像只是曹家的“江南家世”,细想起来,却是曹家家世最最主要的部分,也是最为复杂、最难弄清的部分!

我这次认真真地把全部书稿读了一遍,总的感受,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:缜密考证,精微析论。我认为这部书,是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专著中度越前人之作,是一部值得认真细读的专著。

本书的上半部,是吴新雷教授的著作,其重点:一、详细疏解了康熙六十年《上元县志》上的《曹玺传》,等于为《曹玺传》作了详解,并对曹寅的情况也作了考述。特别着重指出曹雪芹的祖籍是在辽宁辽阳,所有丰润说和近来新冒出来的铁岭说都是错误的,文章辨析有力,足以释疑解惑。二、详细考述了曹家在江南的行迹,特别是详述了江宁织造府的沿革,曹寅时代织造府的地理位置和四至临界,以及内部结构。明确了“西园”的位置,指出了“西堂”、“西池”、“西轩”、“楝亭”等景点都在“西园”之内。实际上这座织造府及其花园,也就是曹雪芹早年北归之前的活动场所,《红楼梦》的若干情节的生活素材也与此有关。《红楼梦》第28回脂批说“大海饮酒,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,批书至此,宁不悲乎?”就是一证。因此考明江宁织造府的位置、西园的位置,对我们

研究曹寅、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都有其特殊的重要性。三、详细考析了“随园”的历史变迁及其四至临界和内部亭榭池台结构,指出了“随园”原是曹家花园,曹家抄家后归隋赫德,后又归袁枚,改称“随园”,因此《红楼梦》“大观园”有某些素材来自“随园”,实际上也就是来自曹家花园,这就可以理解了^①。四、在本书的上半部即新雷同志的文章中分别考证分析了曹玺、曹寅、曹颀、曹頔等人的事迹,也为曹雪芹写了评传,因此,在这一系列文章中,实际上贯串着曹家三代四个人的活动,另外还有曹雪芹的行迹。所以读完这一部分的文章,对曹家在江南的家世及其活动,也就有了一个极为清晰的轮廓。

新雷同志的文章里,还涉及到张云章在康熙五十年十一月所作的《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》这首诗里所指的曹寅得孙的问题。这首诗,见《朴村诗集》卷十。诗也确是贺曹寅得孙男而不是孙女,这一点,新雷同志考证得很缜密(指考证此诗是贺得孙男而不是孙女)。但是,对曹寅是否得孙的事,我仍然觉得有疑点:一、张云章送了这首贺诗给曹寅,曹寅如真是得孙,自当喜气满堂,为什么人家送诗来贺,自己却置之不理,毫无谢贺之诗?二、曹寅如真的得孙,不等人家来贺,自己当会有诗庆幸自己的大喜事(因曹寅只有单嗣,极望得孙是自然之理),但为什么曹寅竟只字也无?三、曹寅当时正盛极一时,宾朋甚多,倘曹寅真是得孙,除了张云章,别人也自然会有祝贺,或是贺诗,或是贺文,但现在却不见有张云章以外的第二个人来贺,这是为什么?四、曹颀死后,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頔在《代母陈情折》里说:“奴才之嫂马氏(按即曹颀之妻),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,恐长途劳顿,未得北上奔丧,将来倘幸而生男,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。”^②如果说曹颀于康熙五十年即已得子,那么此时已是五岁,曹颀之嗣早已有在,用不着等到这个遗腹子出来才算“有在”矣,所以,曹頔奏折的语气,完全是曹颀尚无子嗣的语气,倘若已有子嗣而还这样说,不等于是自己咒骂自己吗?这是绝不可能的。五、倘康熙五十年曹寅确是得孙,而这个孙就是曹雪芹,那么,到曹雪芹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去世时,已是52岁(虚岁),与张宜泉的曹雪芹“年未五旬而卒”对不上,与“四十年华”更是无

① 这里说的“曹家花园”,并不是指织造府里的“西园”,而是指曹家在南京的另一处产业。曹家抄家时有“住房十三处,共计四百八十三间”。

② 见《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》,129页,中华书局,1975年版。

法对榘。

有以上五疑,所以我认为对此诗还要作深入的考析。仅此孤证,还不足以定论。当然新雷同志也是在探索,并没有说死。然而,我认为这首诗,也还是值得弄清楚的。我怀疑是张云章的误闻,所以曹寅不好回答,别人也再无贺者。是否如此,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。

本书的下半部,是黄进德教授的著作。进德同志的论著,向以谨慎缜密闻名,与新雷的合作,可说是珠联璧合。

此书的下半部,重点是分析论证“曹寅与两淮盐政”、“曹寅与扬州书局”、“曹玺与康熙的关系”、“曹家与怡亲王的关系”、“曹家败落的原因”、“曹频考论”等等,也可以说是曹家末世以前的一些最关键性的问题。

两淮盐政和扬州诗局这两篇文章,前者着重叙述盐政的内情,实际上盐政历来就是一个弊端百出的部门,曹寅的前任就是如此。曹寅有鉴于此,曾力图更新,但康熙却认为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,致使曹寅无可措手。之后,由于康熙南巡,曹寅接驾四次,巨大的开销,只好挪用盐款国帑,落下巨额亏空,造成败家的根本。但曹寅在盐差任上,一贯恤商爱民,因此曹寅身后,商民在扬州太平坊曾建祠以祀。而扬州书局一文,则着重论述了曹寅主持全唐诗局,精心筹措《全唐诗》的纂辑刻版,精益求精。在完成了《全唐诗》的刊刻后,又着手《佩文韵府》的刊刻,终于死在任上。本文对《全唐诗》和《佩文韵府》的纂辑渊源,论述精详有绪,对曹寅在刻书方面的其他贡献,也阐幽发微,发人所未发。

特别是对曹寅与康熙的关系,曹家与怡亲王的关系,叙论详密有据,例如对“密折”制度及其前后沿革的阐述,对雍正朱批曹频请安折上“传奏”、“照看”等词的内涵,多作了翔实可信的考析,足纠红学界长期以来的误解。对雍正心目中究竟有无“父党”的概念,列举多方面的例证说明,说明雍正继统出自康熙亲定,根本不存在“父党”的问题。因而曹李两家的败落是由于“父党”之说就不能成立。

以上各点,都立论有据,论析切实可信,于“红学”多所裨益。

关于曹家败落的原因,进德同志一直主张织造亏空说,并说明这个亏空,主要是由于康熙南巡的供应和随从人员的需索,其中包括诸王子的巨款索取等等,因此落下了无法弥补的巨额亏空,成为曹家败落的根本原因,而不是由于雍正上台要清除康熙一朝的某些旧臣。进德同志的《曹雪芹家败落原因新探》《三汊河干筑帝家,金钱滥用比泥沙》、《新

愁旧恨知多少》这三篇文章是集中论析这一问题的,所论都很切实有据,发人深思。我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看法,关于织造亏空及亏空的原因等等,都是与进德同志一致的,我只是觉得这巨额亏空是在康熙朝早已存在的事,而且也为康熙所熟知,并且深知其亏空的来由。但康熙只是提醒曹寅早早设法补清,并连批多个“小心”,以示事势的严重,却从不绳之以法。这就是康熙的政治在庇护着他。到了雍正朝,曹家失去了这个政治庇护,而巨额亏空却是抹不掉的,雍正又是个严峻的人,不像康熙——尤其是晚年,一味宽仁,因此曹家的巨额亏空,就成为雍正严刑峻法的“突破口”。而政治的因素是隐蔽的存在、无形的存在,因而也是不容易说清楚的。但读了进德同志的文章,觉得关于曹家经济亏空问题及其原因,我们的看法本来就是一致的,至于是否存在隐蔽的政治问题,看了进德同志对所谓“父党”的分析,也深受启发。深感学问是无尽的,学然后知不足,只有学,才能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学问。我从新雷、进德两同志的著作里,又获得了不少新知!不觉慨然有作,率赋两绝,诗云:

新书读罢意加亲,事事曹家历历明。
三百年来多少谜,两公巨笔一澄清。

百年红学亦纷纭,几个书生乐苦贫。
皓首穷经非易事,江头又见绝痴人。

2000年3月27日凌晨3时完稿,宽堂老年不寐,枕上作也。

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

目 录

CAOXUEQIN JIANGNAN JIASHI CONGKAO

缜密考证 精微析论 冯其庸 / 1

——读《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》

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 吴新雷 / 1

——《康熙上元县志·曹玺传》的发现及探究

从辽阳、沈阳到北京 / 2

从曹振彦到曹玺 / 5

关于曹寅 / 8

关于曹颀和曹颉 / 11

南京曹家史迹考察记 吴新雷 / 15

大行宫的江宁织造府与萱瑞堂 / 16

织造府西花园与楝亭 / 18

江宁织造局 / 25

明孝陵与曹寅有关的碑刻 / 26

鸡鸣寺、香林寺与曹家的关系 / 27

曹寅祠、随园及其他 / 29

[附]明孝陵“治隆唐宋”碑西侧卧碑释文 / 35

随园与大观园的关系 吴新雷 / 37

《香林寺庙产碑》和曹寅的《尊胜院碑记》 吴新雷 / 45

《香林寺庙产碑》初探 / 45

《尊胜院碑记》考释 / 49

小结 / 53

《朴村集》所反映的曹家事迹 吴新雷 / 55

——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

引言 / 55

张云章和曹寅的关系 / 56

曹寅、张云章事迹系年 / 59

张云章“贺曹寅得孙诗”考辨 / 65

小结 / 72

苏州织造府与曹寅、李煦 吴新雷 / 74

苏州织造府掌管戏班的情况 / 75

苏州织造府有关遗迹的考察 / 81

江宁织造府西园遗址的新发现 吴新雷 / 88

历史的回顾 / 88

西园遗址发掘初探 / 90

曹雪芹家庙万寿庵遗址的新发现 吴新雷 / 95

——附考水月庵遗址

发现的经过 / 95

论证的结果 / 97

考释《如我谈》有关江宁织造曹家的新资料 吴新雷 / 103

关于《如我谈》作者陈坦园 / 103

关于曹寅在历任江宁织造中的社会声望和历史地位 / 105

关于江宁织造局的沿革 / 106

曹寅主持编刊的《全唐诗》板片的下落 / 108

关于江宁织造府、织造署的称谓问题 吴新雷 / 109

——驳斥“府署分开”、“另辟操江衙门为织造府别住”
之臆说

曹学小札 吴新雷 / 120

曹雪芹的生父究竟是谁? / 120

号称“芹溪居士”的另一人 / 122

曹寅与画家石涛的关系 / 123

曹家曲师朱音仙 / 123

又发现五种曹棟亭藏书 / 125

曹寅《重修二郎神庙碑》小考 / 128

《雪桥诗话续集》记曹寅逸事补证 / 129

记“曹砧” / 130

江宁县花塘村有关曹家的神话传说 / 131

曹雪芹评传 吴新雷 / 135

曹寅与两淮盐政 黄进德 / 150

曹寅与扬州书局 黄进德 / 161

康熙与曹寅关系枝谈 黄进德 / 169

曹雪芹家败落原因新探 黄进德 / 181

——曹家被抄“纯系政治罪案”说商榷

问题的提出 / 181

亏空的主因 / 182

由亏空而被抄 / 187

简短的结语 / 195

“三汊河干筑帝家,金钱滥用比泥沙” 黄进德 / 197

——关于扬州塔湾行宫的营建与曹家的盛衰际遇

“新愁旧恨知多少” 黄进德 / 213

——再论曹雪芹家被抄原因

怡亲王允祥与曹雪芹家关系蠡测 黄进德 / 235

曹颀考论 黄进德 / 247

曹颀的品学与才干 / 247

曹颀的亏空与失职 / 250

曹颀之被革职抄家 / 258

曹雪芹家世史事系年 黄进德 / 267

后记 / 319

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

——《康熙上元县志·曹玺传》的发现及探究

吴新雷

在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,我为了探讨曹雪芹背叛封建贵族家庭的历史情况,曾对清代曹家在南京的事迹进行了调查,发现了《乾隆上元县志》关于曹雪芹曾祖曹玺的传记^①,后来又看到《道光上元县志》有同样的内容,因此寻根溯源,终于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下,访见了《康熙上元县志·曹玺传》,全文如下:

曹玺字完璧,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,著籍襄平。大父世选,令沈阳有声。世选生振彦,初,扈从入关,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。——遂生玺。玺少好学,沉深有大志;及壮,补侍卫,随王师征山右有功;康熙二年,特简督理江宁织造;织局繁剧,玺至,积弊一清,干略为上所重;丁巳、戊午两年陞见,陈江南吏治,备极详剖,赐蟒服,加正一品;御书“敬慎”匾额;甲子卒于署,祀名宦。子寅,字子清,号荔轩,七岁能辨四声,长,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,尤工于诗,伯仲相济美;玺在殡,诏晋内少司寇,仍督织江宁;特敕加通政使,持节兼巡视两淮盐政,期年,疏贷内府金百万,有不能偿者请豁免,商立祠以祀;奉命纂辑《全唐诗》、《佩文韵府》,著《棟亭诗文集》

^① 见吴新雷《谈〈红楼梦〉研究中的两个问题》附注第5条,载《南京大学学报》1975年第3期第124页。

行世。孙颢,字孚若,嗣任三载,因赴都染疾,上日遣太医调治,寻卒,上叹惜不置。因命仲孙颢复继织造使。颢字昂友,好古嗜学,绍闻衣德,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。(见康熙六十年刻本,唐开陶编《上元县志》卷十六《人物传·名宦祠内祀》第九第十叶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。原本“子清”误作“于清”,“棟亭”误作“练亭”,今校正。按:《乾隆上元县志》的《曹玺传》与此相同,而道光志也是照抄。)

这是康熙六十年的记载,曹雪芹叔父曹颢正在江宁织造任上,住江宁府上元县境内^①,上元的县令唐开陶采编这篇传记,是以当时的事实为依据的。这一发现提供了新的史料,它纠正了过去曹雪芹家世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论断,澄清了不少问题。恰好周汝昌同志的增订本《红楼梦新证》,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;冯其庸同志在北京又有重要发现,所写《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》,已载于1976年4月第1期《文艺研究》(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刊)。他俩的研究成果,对我有极大的启发。这里结合有关材料,把自己初步的认识也写出来,和同志们一起讨论。

从辽阳、沈阳到北京

(一)“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,著籍襄平。”这直接说明了曹家远祖是宋代的开国大将军曹彬^②,而且说明了曹雪芹家的原籍是东北辽阳(襄平是辽阳的别名)。

曹家原籍辽阳,在历史文献上早有反映。如康熙二十一年刻本《山西通志》卷十七“大同府知府曹振彦”名下,已注明“辽东辽阳人”;曹寅的《棟亭书目》也写明“千山曹氏家藏”(千山是辽阳的代称)。但自从1931年李玄伯在《曹雪芹家世新考》中提出曹家原籍是河北丰润的假设以来,竟为此争论了几十年不得解决。胡适在《曹雪芹家的籍

① 上元是南京的别名之一。清代设江宁府,把南京城区分为上元和江宁两县,而上元县是江宁府的首县。曹家的江宁织造府在今南京大行宫利济巷附近,这个地区在清代属上元县境内。

② 据《宋史》本传记载,曹彬在北宋初年带兵攻灭南唐,统一江南,被任命为“枢密使”(掌全国军权),死后封“济阳郡王”,谥号“武惠”。

贯》一文中,虽然认为“丰润”说的证据不足,却又鼓动别人“从这一条线索上去寻求丰润曹家的诗文或谱牒,也许可以帮助解答这个问题”。有些人受了这种影响,跟着钻了牛角尖。他们找到了一些诗文和《浚阳曹氏族谱》(浚阳是丰润的别名),考出始迁丰润的是明永乐时的曹端明,并且认为这就是曹雪芹的祖宗,可是在《族谱》里又查不到曹玺、曹寅的名字。等到故宫博物院把《辽东曹氏宗谱》公之于众后,这“丰润”说便不攻自破了。但他们仍旧拘泥于《浚阳曹氏族谱》的序跋材料,因其中曾说到曹端明的弟弟曹端广至丰润后即移居“辽东之铁岭卫”。于是,他们又把曹雪芹说成是曹端广的后代,把曹雪芹的籍贯改为铁岭。

其实,“铁岭”说的考证也完全是错误的。因为《浚阳曹氏族谱》康熙九年的序文中说得很明确,在丰润和铁岭以外,还有“辽阳一籍”,指出这三个地方是不同的谱系,不容混淆。所以“铁岭”说也是不能成立的。

宋代曹彬是河北真定人,他有七个儿子,其后裔有一支在明初移居辽阳而落籍,传到明末曹锡远已经是第九世,清初曹振彦是第十世,曹玺是十一世,曹寅是十二世,曹颀、曹颉是十三世(见《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》)。

在过去的争论中,曾有一些奇怪的论调。1947年守常在《曹雪芹籍贯》一文中竟说:“当时(指明末)辽、沈一带汉人,绝少土著。”以此作为曹家籍贯不可能是东北的理由,忘掉了汉族人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辽东的历史。《曹玺传》“著籍襄平”的记载,完全驳倒了“绝少土著”的胡言乱语,彻底打破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误论断。曹雪芹祖籍辽阳,可以论定。

(二)“大父世选,令沈阳有声。”说曹玺的祖父曹世选是明朝沈阳中卫的地方行政长官,颇有声望。

我们以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(乾隆九年序刻本)来核对,得知曹世选又名曹锡远(康熙六年因曹玺贵显而追封其祖父的《诰命》仍作曹世选)。《通谱》卷七十四记载:“曹锡远,正白旗包衣人,世居沈阳地方,来归年分无考。其子曹振彦,原任浙江盐法道。孙曹玺,原任工部尚书。”这里说的“包衣”,是满语“家奴”的意思。因为曹世选早先从辽阳到沈阳做官,所以“世居沈阳”的意思也弄清楚了。但他是怎样被归入八旗而沦为奴隶的呢?我们的分析是: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天命六年

(明天启元年)三月攻陷沈阳卫时,曹世选是被俘为虏的,所以他才沦落为旗兵的奴隶。如果他是投降的,则按照清初降官的惯例,马上就会得到奖赏和任用(见清史《贰臣传》),决不至于流落成“包衣人”。另外,曹世选“令沈阳有声”绝对不是清代,因为他沦为奴仆后不可能突然高升,而且努尔哈赤占领明朝的沈阳卫以后,即建都其地,改名盛京,顺治十四年又改为奉天府,如果曹世选这时“令沈阳有声”,则清朝的官吏必定大书特书,但查遍《盛京通志》和《奉天府志》,根本没有这种记载。所以我们认为:曹世选任沈阳中卫的行政长官,是在明万历至天启元年三月以前,他是在战乱中被清军俘虏的。

过去,有的同志把曹世选说成是“铁岭曹氏”的“七代孙”,是在努尔哈赤攻陷铁岭时被俘的,“彼时约莫正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”,而且说他是“跟随满洲主子”“进驻辽、沈”的。《曹玺传》的发现,纠正了这些错误的推测。

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著录曹锡远的谱系,是编在“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”项下的。“尼堪”是满语“汉人”的译音,所以后来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便直接说曹寅是“汉军正白旗人”,《枣窗闲笔》也说曹雪芹是“汉军人”。本来,“八旗”是中国满族的一种社会制度,是明代满族人民户籍、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。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以后,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把中国境内自黑龙江流域到山海关以北的满、汉、蒙古等各族人民,以八种不同颜色的军旗作为标志,陆续编成了满洲八旗、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。清兵入关时,正白旗的主帅是睿亲王多尔衮,他死后则由顺治皇帝亲自掌管。据《辽东曹氏宗谱》第四房第九世记载:

锡远,从龙入关,分入内务府正白旗。子贵,诰封中宪大夫;孙贵,晋赠光禄大夫。生子振彦。

这说明曹锡远(世选)作为家奴随多尔衮入关后,只是被分派到内务府正白旗属下依旧充当仆役,并未授职。这澄清了有人说他“由马弁家丁之属一跃而为功臣”的猜测。曹家归旗后第一个立业的是他的儿子曹振彦。而且正是因为子孙们贵显后曹世选才得到追封的。

所谓“内务府”,是清朝定都北京后设立的皇家事务机构,专门管理皇室的财富、食用及各项生活琐事。顺治十一年改为“十三衙门”,